

喻世明言

续编

听风堂主人 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喻世明言 续编

听风堂主人 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喻世明言》续编/听风堂主人选编.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4.10

ISBN 7-5302-0349-5

I. 喻… II. 听… III. ①话本小说-中国-古代-选集②短篇小说-中国-古代-选集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3239号

《喻世明言》续编

YU SHI MING YAN XU BIAN

听风堂主人 选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8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朝阳区宏伟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印张 482000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001—10000

ISBN 7-5302-0349-5/I·335

(精)定价: 23.50元



出版说明

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冯梦龙编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精选了宋元明三代优秀白话短篇小说共一百二十篇，出版之后历代翻刻不绝，直至今日“三言”之各种版本仍是畅销不衰。“三言”之后，自明末到清代中叶(1628——1795)，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进一步繁荣，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各种小说的专集和选本累计达六十种之多，单篇的作品在千种以上。这上千种作品各自品位不同，高下有别，精华与糟粕并存。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便于广大读者了解古代白话小说，本社特约请研治古典小说的专家听风堂主人，从明末到清代中叶的千种以上的作品中精选一百二十篇，分为《〈喻世明言〉续编》、《〈警世通言〉续编》、《〈醒世恒言〉续编》三集，每集四十篇，以飨读者。

《“三言”续编》中所收作品的题材包括爱情、世情、艳情、公案、侠义、灵怪……囊括了古代短篇小说所有的题材类型。这些各种题材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不同阶层各种人物的性格心态，尤其突出的是活画出下层社会的多姿多彩的风貌。一百二十篇作品的情节极富创意，故事新奇曲折，引人入胜，出人意表，却尽在情理之中；语言性格化，口语化，通俗流畅，有着浓郁的生活





气息。《“三言”续编》在题材多样、思想深度以及叙事技巧上，都可以说是“三言”的继承和发展，代表着一百六十年间白话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本书对所选作品不作一字删节，保持了原作的风貌，这样一是可以为广大读者窥视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提供一个窗口，二是使其在研究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方面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受成书时代的局限，某些作品不免会存在一些封建性的糟粕，相信读者会批判地阅览。可以预期，《“三言”续编》将同冯梦龙的“三言”一样，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广为流传的古代短篇白话小说集。





目 录

第 一 卷	七松园弄假成真	(1)
第 二 卷	二娘巧智认情郎	(20)
第 三 卷	石廉使智断冤案	(40)
第 四 卷	乔氏离合团鱼梦	(54)
第 五 卷	何瞎子听淫捉汉	(78)
第 六 卷	乐道安贫好运来	(85)
第 七 卷	苏小小慧眼风流	(104)
第 八 卷	张一索恶根果报	(125)
第 九 卷	寡妇设计赘新郎	(133)
第 十 卷	程编修忍死全君	(162)
第 十 一 卷	御史护法除恶僧	(176)
第 十 二 卷	妒妇作恶偿苦厄	(194)
第 十 三 卷	贞心苦节遭魔劫	(210)
第 十 四 卷	势利妇弃夫貽臭	(223)
第 十 五 卷	全父尸一死伸冤	(235)
第 十 六 卷	巧书生金盞失对	(246)
第 十 七 卷	二官骗落美人局	(260)
第 十 八 卷	凑奇缘媒人赔女	(281)
第 十 九 卷	两生冤无垢复仇	(299)





第二十卷	凤娘酷妒遭天谴	(312)
第二十一卷	多情子渐得美境	(323)
第二十二卷	假淑女忆夫失节	(330)
第二十三卷	忠臣智勇破石城	(343)
第二十四卷	乞儿仗义行教化	(357)
第二十五卷	勘血指太守矜奇	(385)
第二十六卷	愚郡守玉殿生春	(398)
第二十七卷	贞女守贞来异谤	(413)
第二十八卷	卢梦仙江上寻妻	(433)
第二十九卷	夺锦楼刑尊赐鹿	(458)
第三十卷	起妄念朝奉受骗	(470)
第三十一卷	掘新坑怪鬼发财	(484)
第三十二卷	正交情善恶报应	(514)
第三十三卷	寻父千里梦兆圆	(541)
第三十四卷	秉松筠烈女流芳	(558)
第三十五卷	弹弓为媒成佳姻	(568)
第三十六卷	王本立天涯求父	(582)
第三十七卷	迂秀才义救淫女	(609)
第三十八卷	骗来物终归故主	(623)
第三十九卷	显神通智恢旧业	(635)
第四十卷	呆秀才志诚求偶	(647)



[illegible]

1

其被窝浪态，较甚于娼家；而座上戏调，何减于土妓。可怜把一个情字，生生泯没了，还要想他情真、情专、情厚，此万万决不可得之理。

我却反说妓女有情，又说妓女情真、情专、情厚，这是什么缘故？盖为我辈要存天理，存良心，不去做那偷香窃玉败坏闺门的事，便是闺门中有多情绝色美人，我们也不敢去领教。但天生下一个才子出来，他那种痴情，虽不肯浪用，也未必肯安于不用，只得去寄迹秦楼，陶情楚馆，或者遇得着一两个有心人，便可偿今生之情缘了。所以情字必须亲身阅历，才知道个中甘苦。惟有妓女们他阅人最多，那两只俏眼，一副俊心肠，不是挥金如土的俗子可以买得转；倘若看中了一个情种，便由你穷无立锥，少不得死心塌地，甘做荆钗裙布。决不像朱买臣的阿妻，中道弃夫；定要学霍小玉那冤家，从一而死。看官们听在下这回小说，便有许多人要花柳径路，从今决绝的。更有许多人将风月工夫，从今做起的。

话说苏州一个秀士，姓阮讳宦，号江兰，年方弱冠，生得潇洒俊逸，诗词歌赋，举笔惊人；只是性情高傲，避俗如仇。父母要为他择配，他自己忖量道：婚嫁之事，原该父母主张，但一日丝萝，即为百年琴瑟，比不得行云流水，易聚易散，这是要终日相对，终身相守的。倘配着一个村姬俗妇，可不憎嫌杀眉目，辱没杀枕席么！遂立定主意，权辞父母道：“孩儿待成名之后再议室家。”父母见他志气高大，甚是欢喜；且阮江兰年纪还小，便迟得一两年也还不叫做旷夫。

有一日，阮江兰的厚友张少伯约他去举社。这张少伯家私虽不十分富厚，爱走名场，做人还在慷慨一边。是日举社，宾朋毕集，分散过诗题，便开筵饮酒，演了一本《浣纱记》。阮江兰啧啧羡慕道：“好一位西施！看他乍见范蠡，即订终身，绝无

儿女子气，岂是寻常脂粉！”同席一友，叫做乐多闻，接口道：“西施不过一没廉耻女子耳，何足羡慕！”阮江兰见言语不投，并不去回答。演完半本，众人道：“《浣纱》是旧戏，看得厌了，将下本换了杂出罢。”扮末的送戏单到阮江兰席上来，乐多闻道：“不消扯开戏目，演一折《大江东》罢。”阮江兰道：“这一出戏，不许做！”乐多闻道：“怎样不许做？”阮江兰道：“平日见了关夫子圣像，少不得要跪拜，若一样妆做傀儡，我们饮酒作乐，岂不亵渎圣贤？”乐多闻大笑道：“老阮，你是少年人，想被迂夫子过了气，这等道学起来。”对着扮末的道：“你快分付戏房里妆扮！”阮江兰冷笑一笑，便起身道：“羞与汝辈为伍！”竟自洋洋拂袖去了。

回到家里，独自掩房就枕，翻来复去，忽然害了相思病，想起戏场上的假西施来。意中辗转道：“死西施只好空想，不如去寻一个活跳的西施罢！闻得越地产名姝，我明日便治装出门，到山阴去寻访。难道我阮江兰的时运就不如范大夫了？”算计已定，一见窗格明亮，披着衣服下床，先叫醒书童焦绿，打点行囊；自家便去禀知父母。才走出大门，正遇着张少伯。阮江兰道：“兄长绝早，往那里去？”张少伯道：“昨日得罪足下，不曾终席奉陪，特来请罪。”阮江兰道：“小弟逃席，实因乐多闻惹厌，不干吾兄事。”张少伯道：“乐多闻那个怪物，不过是小人之雄，一味犬吠正人，不知自家是井底蛙类，吾兄何必计较。”阮江兰道：“这种小人，眼内也还容得，自然付之不论不议之列。只是小弟匆匆往山阴去，不及话别。今日一晤，正惬予怀。”张少伯道：“吾兄何时言归？好翘首伫望。”阮江兰道：“丈夫遨游山水，也定不得归期，大约严慈在堂，不久就要归省。”张少伯握手相送出城，候他上了船，终挥泪而别。

阮江兰一路无事，在舟中不过焚一炉香，读几卷古诗。到

了杭州，要在西湖上赏玩；又觉得行了一程，便换一种好境界。船抵山阴，亲自去赁一所花园安顿行李，便去登会稽山游了阳明第十一洞天，又到宛委山眺望，心目怡爽。脚力有些告竭，徐徐步入城来。

见一个所在，无数带儒巾穿红鞋子的相公，拥挤着盼望。阮江兰也挤进去，抬头看那宅第上面是石刻的三个大字，写着“香兰社”。细问众人，知道是妇女做诗会。阮江兰不觉呆了，痴痴的踱到里面去，早有两三个仆从看见，便骂道：“你是何方野人，不知道规矩！许多夫人小姐在内里举社，你竟自闯进来么？”有一个后生，怒目张牙，赶来叱咤道：“这定是白日撞！锁去见官，敲断他脊梁筋！”一派喧嚷，早惊动那些锦心绣口的美人，走出珠帘，见众人争打一位美貌郎君，遂喝住道：“休得乱打！”仆从才远远散开。

阮江兰听得美人来解救，上前深躬唱诺，弯着腰再不起来，只管偷眼去看。众美人道：“你大胆扰乱清社，是甚么意思？”阮江兰道：不佞是苏州人。为慕山阴风景，特到此间。闻得夫人小姐续兰亭雅集，偶想闺人风雅，愧杀儒巾，不觉擅入华堂，望乞怜恕死罪！”众美人见他谈吐清俊，因问道：“你也想入社么？我们社规严肃，初次入社，要饮三叵罗酒，才许分韵做诗。”阮江兰听见许他入社，踊跃狂喜道：“不佞还吃得几盃。”美人忙唤侍儿道：“可取一张小文几，放在此生面前，准备文房四宝，先斟上三叵罗入社酒过来。”阮江兰接酒在手，见那叵罗是尖底巨腮小口，足足容得二斤多许。乘着高兴，一饮而尽。众美人道：“好量！”阮江兰被美人赞得魂都掉了，愈加抖擞精神，忙取过第二叵罗来，勉强撑持下肚。还留下些残酒不曾吃得干净，侍儿执着壶，在旁边催道：“吃完时好重斟的。”阮江兰又咽下一口去。这一口便在腹肚内辘轳了。

原来阮江兰酒量原未尝开垦过，平时吃肚脐眼大的钟子，还作三四口打发，略略过度，便要害起酒病来。今日雄饮两叵罗，倒像樊哙撞鸿门宴、卮酒安足辞的吃法，也是他一种痴念：思想夹在明眸皓齿队里，做个带巾的妇人；挨入朱颜翠袖丛中，做个半雄的女子。拚着书生性命，结果第三大叵罗。那知到第三盃上，嘴唇虽然领命，腹中先写了避谢的帖子，早把樊哙吃鸿门宴的威风，换了毕吏部醉倒在酒瓮边的故事。众美人还在那里赞他量好。阮江兰却没福分顶这个花盆，有如泰山石压在头上，一寸一寸缩短了身体，不觉醉倒桌下去逃席。众美人大笑道：“无礼狂生，不如此惩戒他，也不知桃花洞口，原非渔郎可以问津！”随即唤侍女涂他一个花脸。侍女争各拿了硃笔、墨笔，不管横七竖八，把阮江兰清清白白赛潘岳似六郎的容颜，倏忽便成配享冷庙中的瘟神痘使。

仆从们走来，抬头拽脚，直送到街上。那街道都是青石铺成的。阮江兰浓睡到日夕方醒，醉眼朦胧，只道眠在美人白玉床上；渐渐身子寒冷，揉一揉眼，周围一望，才知帐顶就是天面，席褥就是地皮；惊骇道：“我如何拦街睡着！”立起身来，正要踏步归寓，早拥上无数顽皮孩童，拿着荆条，拾起瓦片，望着阮江兰打来。有几个喊道：“疯子，疯子！”又有几个喊道：“小鬼，小鬼！”阮江兰不知他们是顽是笑，奈被打不过，只得抱头鼠窜，归到寓所。书童焦绿看见，掩嘴便笑。阮江兰道：“你笑甚么？”焦绿道：“相公想在那家串戏来？”阮江兰道：“我从不曾串戏，这话说得可笑。”焦绿道：“若不曾串戏，因何开了小丑的花脸？”阮江兰也疑心起来，忙取镜子一照，自家笑道：“可知娃童叫我是小鬼，又叫我是疯子，原来为此！”焦绿取过水来，净了面。阮江兰越思想越恨道：“那班蠢佳人，这等恶取笑，并不留一毫人情，辜负我老阮一片怜才之念！料想芋萝村

也未必有接代的夷光，便有接代的夷光，不过也是蠢佳人慕名结社；摧残才子的行径罢了。再不要妄想了！不如回到吴门，留着我这干净面孔，晤对那些明牌净几，结识那些野鸟幽花，还不致出乖露丑。倘再不知进退，真要弄出话把来。难道我面孔是铁打的，累上些癍点，岂不是一生之玷？”遂唤焦绿收拾归装，接浙而行，连西湖上也只略眺望一番。正是：

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前有子猷，后有小阮。

话说阮江兰回家之日，众社友齐来探望。独有张少伯请他接风吃酒。中间因问阮江兰道：“吾兄出游山阴，可曾访得一两个丽人？”阮江兰道：“说来也好笑。小弟此行，莫说丽人访不着，便访着了，也只好供他们嘻笑之具。总是古今风气不同，妇女好尚迥别。古时妇女还晓得以貌取人，譬如遇着潘安貌美就掷果，左思貌丑就掷瓦，虽是他们一偏好恶，也还眼里识货。大约文人才子，有三分颜色，便有十分风流，有一种蕴藉，便有百种俏丽，若止靠面貌上用工夫，那做戏子的一般也有俊优，做奴才的一般也有俊仆，只是他们面貌与俗气俗骨，是上天一齐秉赋来的，任你风流俏丽杀，也只看得吃不得，一吃便嚼蜡了。偏恨此辈，惯会败坏人家闺门。这皆是下流妇女，天赋他许多俗气俗骨，好与那班下贱之人浹洽气脉，浸淫骨体。倘闺门习上流的，不学贞姬节妇，便该学名媛侠女，如红拂之奔李靖，文君之奔相如，皆是第一等大明眼大侠肠的裙钗。近来风气不同，千金国色，定要拣公子王孙，才肯配合；间间之家，间有美女，又皆贪图厚贄，嫁作妾媵，间或几个能诗善画的闺秀，口中也讲择人，究竟所择的也未必是才子。可见佳人心事，原不肯将才子横在胸中，况小弟一介寒素，那里轮流得着。真辜负我这一腔痴情了！”张少伯笑道：“吾兄要发泄痴情，何不到扬州青楼中一访？”阮江兰：“若说着青楼中，那得有好人物？”张少伯

道：“从来多才多情的，皆出于青楼，如薛涛、真娘、素秋、亚仙、湘兰、素徽，难道不是妓家么？”阮江兰拍掌大叫道：“有理，有理！请问到处有妓，吾兄何故独称扬州？”张少伯道：“扬州是隋皇歌舞，六朝佳丽之地，到今风流一脉，犹未零落。日前一友从彼处来，曾将花案诗句，写在扇头，吾兄一看便知。”阮江兰接扇在手，读那上面的诗道：

晓客幽如空谷兰，镜怜好向月中看。棠娇分外春酣雨，
茱萸催花片片搏。

阮江兰正在读罢神往之际，只见乐多闻跑进书房来，嚷道：“反了，反了！我与老张结盟在前，老张与小阮结盟在后，今日两个对面吃酒，便背着我了！”张少伯道：“小弟这席酒，因为江兰兄自山阴回来又要往扬州去，一来是洗尘，二来是送行。倘若邀吾兄来，少不得也要出个分子，这倒是小弟不体谅了。”乐多闻道：“扬州有个敝同社在那里作官，小弟要去望他，同阮兄联舟何如？”阮江兰道：“小弟还不就行，恐怕有误尊冗。”乐多闻知是他推却，酒也不吃，作别出门去了。阮江兰还宽坐一会才别。

且说乐多闻回家，暗忖道：“方才小阮可恶之极！我好意携他同行，怎便一口推阻？待我明日到他家中一问，若是不曾起身便罢，倘若悄悄儿去了，决不与他干休！”那知阮江兰的心肠，恨不得有缩地之法，霎时到了扬州，那里管乐多闻来查谎？这乐多闻偏又多心，道是阮江兰轻薄说谎骗他，忙忙唤船也赶到扬州，遍问关上饭店，并不知阮江兰的踪迹。

原来阮江兰住在平山堂下七松园里。他道扬州名胜，只有个平山堂，那画船箫鼓、游妓歌郎，皆集于此。每日吃过饭，便循着寒河一带，览芳寻胜，看来看去，都是世俗之妓，再不见有超尘出色的女子。正在园中纳闷，书童焦绿慌慌走来道：“园

主人叫我们搬行李哩。说是新到一位公子，要我们出这间屋与他。”阮江兰骂道：“我阮相公先住在此，那个敢来夺我的屋！”还不曾说完，那一位公子已踱到园里，听见阮江兰不肯出房，大怒道：“众小厮可进去将这狗头的行李搬了出来！”阮江兰赶出书房门，正要发话，看见公子身边，立一位美貌丽人，只道是他家眷，便不开口，走了出来。园主人接着道：“阮相公莫怪小人无礼，因这位公子是应大爷，住不多几日就要去的。相公且权在这竹阁上停下，候他起身，再移进去罢了。”

阮江兰见那竹阁上还幽雅，便叫书童搬行李上去，心中只管想那丽人道：“是世间有这等绝色，反与蠢物受用，我辈枉有才貌，只好在画图中结交两个相知，眼皮上饱看几个尤物，那得能够沐浴脂香，亲承粉泽，做个一双两好？总之，天公不肯以全福予人，隔世若投人身，该投在富贵之家，平平常常，学那享痴福的白丁，再不可做今世失时落运的才子了。”正是：

天莫生才子，才人会怨天。牢骚如不作，早赐与婵娟。

阮江兰自此之后，时常在竹篱边偷望。有时见丽人在亭子中染画，有时见丽人凭栏对着流水长叹，有时见丽人蓬头煎香，有时见丽人在月下吟诗。阮江兰心魂荡漾，情不自持，走来走去，就像走马灯儿点上了火，不住团团转的一般。几番被应家下人呵斥，阮江兰再不理睬。

这些光景，早落在公子眼里了。公子算计道：“这个馋眼饿肚，且叫他受我一场屈气！”忙叫小厮研墨，自家取了一张红叶笺，杜撰几句偷情话儿，用上一颗鲜红的小图印，钤封好了，命一个后生小厮，叫他送与竹阁上的阮相公，只说娘娘约到夜静相会，“切不可露我的机关”。

小厮笑了一笑，竟自持去。才走出竹篱门，只见阮江兰背剪着手，望着竹篱内叹气。小厮在他身后，轻轻拽一拽衣袖。阮

江兰回首一看，见是应家的人，恐怕又惹他辱骂，慌忙跑回竹阁去。小厮跟到阁里，低低叫道：“阮相公，我来作成你好事的。”阮江兰还道是取笑，反厉声厉色道：“胡说！我阮相公是正经人，你辄敢来取笑么？”小厮叹道：“好心认做驴肝肺，干折我娘娘一片雅情！”故意向袖中取出情书来，在阮江兰面前略晃一晃，依旧走了出去。阮江兰一时认真，上前扯住道：“好兄弟，你向我说知就里，我买酒酬谢。”小厮道：“相公既然疑心，扯我做甚么？”阮江兰道：“好兄弟，你不要怪我，快快取出书来！”小厮道：“我这红娘，初次传书递柬，不是轻易打发的哩。”阮江兰忙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来送他。小厮接在手里，将书交付阮江兰，又道：“娘娘约你夜静相会，须放悄密些。”说罢，打阁下去了。阮江兰取书在鼻头上嗅了一阵，就如嗅出许多美人香来，拆开一看，书内写道：

妾幽如敛衽拜具书阮郎台下：素知足下钟情妾身，奈无缘相见。今夜乘拙夫他出，足下可于月明人静之后，跳墙而来，妾在花阴深处，专候张生也。

阮江兰手舞足蹈，狂喜起来，坐在阁上，呆等那日色落山，死眊那月轮降世。又出阁打听消息。只见应公子穿着簇新衣服，乔模乔样的，后面跟着三四个家人，夹了毡包，一齐下小船里去了。又走回一个家人，大声说道：“大爷分付道，早闭上园门，今夜不得回来。这四面旷野，须小心防贼要紧！”阮江兰听得暗笑道：“呆公子，你只好防园外的贼，那里防得我这园内的偷花贼！”将次更阑，挨身到竹篱边，推一推门，那门是虚掩上的。阮江兰道：“美人用意，何等周致！你看他先把门儿开在这里了。”跨进门槛，靠着花架走去。阮江兰原是熟路，便直达卧室。但第一次偷婆娘，未免有些胆怯，心欲前而足不前，趑趄趑趄，早被一块砖头绊倒。众家人齐声喊道：“甚么响！”走过来，不问

是贼不是贼，先打上一顿，拿条索子，绑在柱上。阮江兰喊道：“我是阮相公，你们也不认得么？”众家人道：“那个管你软相公、硬相公！但夤夜入人家，非奸即贼，任你招成那一个罪名？”阮江兰又喊道：“绑得麻木了，快些放我罢！”家人道：“我们怎敢擅放，待大爷回来发落。”阮江兰道：“我不怕甚么，现在你娘娘约我来的。”

忽见里面开了房门，走出那位丽人来骂道：“何处狂生，平白冤我夤夜约你！”阮江兰道：“现有亲笔书在此，难道我无因而至？你若果然是个情种，小生甘心为你而死。你既接我于大门之外，毫不怜念，我岂轻生之浪子哉？”那丽人默然不语，暗地踌躇道：“我看此生风流倜傥，磊落不羁，倒是可托终身之人。只是我并不曾写书约他，他这样孟浪而来，必定有个缘故。”叫家人搜他的身边。那些家人一齐动手，搜出一幅花笺来。

丽人看了，却认得是应公子笔迹。当时猜破机关，亲自替阮江兰解缚，送他出去。正是：

多情窈窕女，爱杀可怜人；不信桃花落，渔郎犹问津。

你道这丽人是那一个？原来是扬州名妓，那花案上第一个叫做畹容的便是。这畹娘性好雅淡，能作诗赋，虽在风尘中，极要拣择长短。留心数年，莫说郑元和是空谷足音，连卖油郎也是希世活宝。择来择去，并无合着己意的。畹娘镇日闭户，不肯招揽那些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且诙谐笑傲，时常弄出是非来。老鸨本意要女儿做个摇钱树，谁知倒做了惹祸胎。不愿留他在身边。得了应公子五百余金，瞒神瞒鬼，将一乘轿子抬来交付应公子。畹娘落在火坑，也无可奈何，不觉染成一病。应公子还觉知趣，便不去歪缠。借这七松园与他养病。

那一夜放走阮生之时，众家人候公子到来，预先下石畹娘。说是绑得端端正正，被畹娘放了。公子正要发作，畹娘反说出